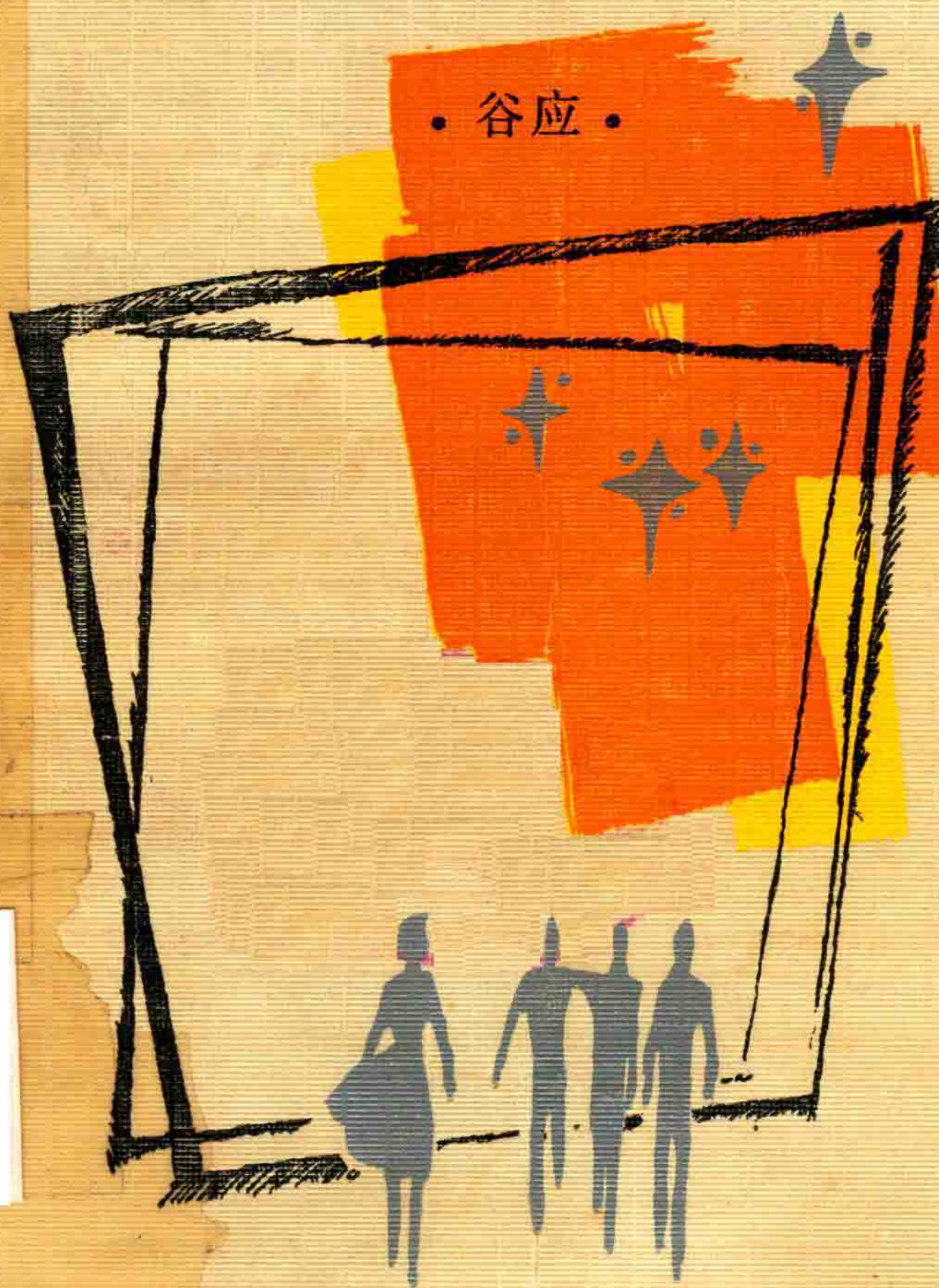


• 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 •

困惑

青春期少年感情问题调查笔记

• 谷应 •



新蕾出版社

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 •



• 困惑 •

——青春期少年感情问题调查笔记

• 谷应 •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公惠

中学生心态文学丛书

困 惑

——青春期少年感情问题调查笔记

谷 应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9毫米 1/32 印张5.25 插页5 字数75,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ISBN 7-5307-0139-8/I·71 (儿)

定 价：1.30元

目 录

引 子.....	1
一 “我都快晕过去了!”	8
二 “我们不是妇女!”	12
三 “您做谁的同盟军?”	17
四 “我发誓,完全是不约而同的.....”	20
五 “小鸽子说:我想去.....”	32
六 “您说怎么叫‘合适’?”	40
七 “爱的幻想使我获得了生命.....”	49
八 “我从她的眼神看出事情并不乐观.....”	55
九 “我不懂得爱情的含义,但感到了它的 份量.....”	64
十 “他死了,我也不能再活着.....”	72
十一 “命运之神赐给他们一丝最后的 微笑.....”	84
十二 “倒了八辈子邪霉的小子呀.....”	95

十三 “这胜儿才邪行哩——四天四个女孩儿”	104
十四 “黄麻埡自古没出过这等事……”	113
十五 “通通的‘赶表’去！”	120
十六 “种子既有，何必担心它几年后不会 破土而出？”	128
十七 “六十年前的老事，也许能引你深思？”	140
十八 “恋爱是他们自己的事……”	145
十九 “我是他们的同龄人，我要为他们辩 护……”	156
二十 “别做傻事！楣。”	164

引子

一个十三岁的女生和一个十三岁半的男生“私奔”了。这件事有点惊人，有点可笑，也有点令人难受。

偶然的机会我上车站派出所，在会客室里，民警班长对我叙述了这件事。

民警班长是位体魄健壮，皮肤微黑的“大青年”，一口标准天津话。

“您对这事感兴趣？其实这事不属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的工作对象是违法份子：小偷、走私贩、流氓、娼妓、逃犯、特务……可是遇上这种外逃小孩子也得管，不管，小家伙们就该出事啦，尤其女孩子，十个有九个落到流氓手里！”

“说那俩‘私奔’孩子吧。他俩坐在候车室靠厕所那头的长椅上，您知道候车室里挤得很，长椅上的人一个挨一个，靠厕所那头味儿不好，人就松点。

“他俩坐着吃烧鸡，一人一根鸡腿，吃得挺‘狼’。那会儿我刚上班，是晚上七点。”

“等我第二圈巡逻，他俩还在老地方，鸡骨头扔一地，又在吃整盒的奶油大蛋糕。”

“我们干这工作的，总拿怀疑的眼光看人。工作需要我们研究人。咱就想，这俩孩子钱儿花得真冲哪。大盒奶油蛋糕，十元一个呢。”

“顶晚上九点，俩小玩意还没离开车站，他们挨个转商店，见嘛好吃买嘛。又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散电影出来，一人两串豆馅山药糖葫芦拿着，回到候车室。”

“那宵事特多，我们接通知盯一伙走私犯，又发现两个带凶器的家伙，还有一个手提包里装了二十万巨款的人，顾不上那俩孩子。”

“夜间十一点半，我第六趟巡逻，抓到个小偷。从他身上搜出三个钱夹，他交代说，红颜色那个是在小吃摊那边，从一个女孩兜里掏的。女孩穿格裙子。钱夹里有百多块钱。”

“我疑心是那俩小家伙的钱夹。他俩还在长椅上，糖葫芦没吃完扔地下了，七角五一串呢。男孩打盹，女孩撑着困眼发呆。”

“女孩穿得挺讲究，大红底格呢背心裙，奶白绸衬衣，白长袜黑皮鞋，一看就是富裕人家的

千金小姐。男孩可埋汰，一身旧运动衣，球鞋又脏又破。从衣装从长相看，他俩不是一家子。

“跑出来的孩子——我判定着。打我手经过的外逃孩子一年得三、五十个。判断他们不费事，第一：没跟大人也没人接送。第二：花钱冲。第三：情绪低沉。

“俩孩子就有这些特征。不过，外逃孩子多半是单个儿，要不就男孩跟男孩，女孩随女孩。私奔吗？那是十七、八岁大小伙大姑娘干的活儿。这俩小玩意顶大十三岁，瞧那男孩，小嘎巴豆似的，能有私奔的事吗？

“我留意他们了。要是丢了钱包，总得有反映吧？

“夜间一点，俩小玩意醒过一盹，到小卖部买可口可乐，站在柜台前哭开了。

“我知道他俩为嘛哭，一问，果然丢了钱包。我问他们嘛样钱包，装多少钱，说的都对。我又问怎么有这多钱？

“那小丫头挺厉害，说家里给的，上亲戚家办事，怎么着？我问亲戚家在哪？你俩从哪来？家大人都什么工作？小丫头眼一瞪，问这干嘛？我说，你要找钱夹，不告诉我哪来哪去，家里做什么，行吗？

“小丫头说的情况一听就是瞎编的，对不上茬。我说，行啦，小朋友，你可骗不了警察叔叔，你俩是跑出来的。你俩也不是一家人！我要他们随我往所里走一趟。”

“那丫头又刺又傲，不去，说我无权干涉他们的事。您听听！我让小子跟我走，小丫头还拽住他不让走。”

“我说你不走也罢，刚才我们可抓到一个偷钱包小偷……她这才跟了走的。我经手那么多外逃孩子，象她这么厉害的，是头份儿！”

“上了所里等候室。就是进门那屋，您瞅瞅去。”

我随民警班长到等候室，那儿有办公桌，贴右面一条长凳，左墙上三个小门。民警班长接着道：“我让他们讲真实情况，那小子想说，丫头不让。嚷嚷着要我还钱包。”

“哪能由她使性子？我也没时间跟她磨，好多事等着处理呢！我让小子进二号小屋。那丫头就坐长凳上。等着呗。”

“小子进屋，倒椅子上就睡。丫头楞撑着坐长凳上，其实她又累又困。眼皮都粘一处了。”

“那晚带到等候室的有走私犯，流氓，妓女，公款盗劫者，在逃犯，还有三个被人拐骗的少

女。

“小丫头在我们查问时听着、看着，千金小姐哪见过这阵势，害怕了。在逃犯亮出匕首还想跑时，她吓得嗷嗷叫，躲到我身子后头。她哭着说她想回家，外面太可怕了，这才把事儿都抖落出来。”

民警班长取出一本值勤记录，翻开交我。那上头填写着：

吕珍珍，女，13岁，H市海子中学初一学生。父亲吕伯涛，9870医院院长。母亲文林，9870医院内科主任。

徐强，男，13岁半，H市海子中学初一学生。父亲徐金贵，大沙窝渔民。

入所事由：与父母矛盾出逃。

“矛盾起因其实没啥。”民警班长说，“两个学生同级不同班，都是少年宫羽毛球队的，拿过男女混合双打亚军，常常一块练球。有次练完球饿了，吕珍珍请徐强上冷食店吃冰点心。还有一次练完球一道走，公园门口见耍猴戏的，看了会儿。

“就这点事，叫医院哪位护士看到了，告诉吕珍珍爹妈。当爹妈的神经紧张起来。紧张么，又不敢问闺女，独养女儿，是骑爹妈脖梗上拉屎

的主儿！这可是吕珍珍妈上车站来领孩子时自各儿说的。

“您猜他们咋办？私下打听到徐强的家庭住址，吕珍珍妈就坐了小车到大沙窝找徐强爹妈，一顿臭骂。说他们孩子如何下作，如何缠着吕珍珍，警告他们休想打院长女儿的主意！接着提出三条：（1）徐强立即转学，转学条子都开好了。（2）今后不许徐强以任何理由找吕珍珍。（3）严格保密。

“倒霉孩子回家挨爹妈一顿臭揍，不让再上学了。村里也风言风语传徐家小子耍流氓。

“吕珍珍起初不知道，练球不见徐强，一打听，才知是退学了。徐强同村有个男同学又讲了徐强挨打受气，在村里抬不起头的事。

“这吕珍珍可不是好惹的，跟爹妈大闹。说她偏要和徐强‘好’。从不捅女儿一手指头的爹妈也急了，给了闺女两巴掌，这下了不得，小丫头拿针楞在胳膊上刺了个‘强’字气她爹妈。爹妈气头上又给两巴掌。

“小丫头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拿家一百五十元，留下字条，‘我走了，永远不回你们的家了！’

“她跑到大沙窝，花一毛钱让个小不点儿把

徐强叫出来，拉了徐强坐火车就走。徐强在家里憋屈，也愿跟吕珍珍走。

“终归才十三岁，打算往峨嵋山去——瞧完山土猴子再说。起头就乘错了车，半截下来，漂到我这里来了。

“您说这算啥玩意呢？十三岁，还做不到那出圈的事，可这性质……算啥玩意呢？”民警班长用手指着记录册内“同行人关系”一栏，苦笑道，“那吕珍珍和徐强，闹不明白‘关系’这词儿。填到这栏时，大眼瞪小眼：关系？我们算什么‘关系’？”

记录册“关系”栏里什么也没填，空着。民警班长合上册子，“小玩意们没干嘛，可这辈子洗不清啦，十三岁时曾因男女关系私逃……我细瞅吕珍珍左胳膊上，当真有蓝色刺字儿，歪歪个‘强’字……”

我身上发冷。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几千年来弄不好“关系”。“男女关系”四字威力之猛能叫挨上的人粉身碎骨。虽如此，这“关系”问题仍常盛不衰。现在，连十三岁娃娃也撞到这“男女关系”圈里来了！

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合理正常的？该考虑了，人们。为了孩子们，该考虑了！

一 “我都快晕过去了！”

电话找我，是帽。“能不能来一趟？有急事！算了，你在家等着，我去！”声音挺着急。

晚饭前帽来了，把我从厨房拽到卧室，关上门还插上门闩。帽的向来梳理得光顺的头发有点乱，脸上的表情象是丢了重要稿件。她打开那只从不离身的珠灰手提袋，夹层里抽出一方明信片：“瞧吧，瞧瞧吧！”然后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嘎吱着，象是对帽的体重表示遗憾。

本市北街39号3楼309室 王箐小姐：在
新的一年开始，给你最美好的祝愿。
愿友谊地久天长！

your brother

1985年除夕

明信片很漂亮，金色玫瑰花是凸印的。

“我都快晕过去了——”帽按着额角，“地久天长，your brother，玫瑰花，什么意思？！”

幸亏叫我拿到了。平时开信箱是箐箐的事，幸亏今天我去开箱的，要不然，还蒙在鼓里……这可怎么得了？！”帽真的发愁，平时红润的脸变得黄黄的，“箐箐差两个月才满十七岁……我都快晕过去了！你听说没有，福安街有个初中女生进医院打胎的事？太可怕啦！现在的孩子们怎么搞的？这不要家长的命吗！……你说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这一整天我都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帽恼恨地直起腰，“当然是坚决制止！我得查出这brother是谁，给他点厉害看看！”

“怎么查呢？”我突然想起车站民警讲的“私奔”事件。

帽立时气馁了。我认识帽三十三年。从十三岁到四十六岁，她的爆发得快，气馁得也快的特性并没改动。

“不好办……”帽说，“我不打算捅到班主任那里去，这对箐箐不利，可是……”

“直接问箐箐吧。”我说。

“不不不，”帽又激昂起来，“跟她谈不通，她那张嘴你是知道的。”

“贺年片不给她？”

“当然不，这是证据，必要时得把它当王牌

亮出去！甚至亮到他爹妈那去！”

“亮出去干嘛？”我又想起那个出逃小女孩吕珍珍的妈妈。

“证明是那男孩主动呀！责任在他身上呀！”

“他究竟怎么了？”我笑着问，心里却有种说不清的别扭。“关系”，还是“关系”！

“还笑呢！你不认为他越轨，超出了学生守则许可范围？别笑，我受不了……你说怎么办？箐箐跟你好，有些事也许她肯对你说，”楣的语调带出一点醋意，“你能不能策略地帮我‘套’她一下，把那男孩‘套’出来？”

“我可不去‘套’她，如果跟她谈，我得把贺年片的事说出来。”

“那怎么成？！”楣把明信片抓过去，收进提包里。

“如果箐箐愿意听，我就给她讲一两个咱们少年时代的‘恋爱事件’……”

“什么？你疯了？！”楣生气了，站起来，脸涨得通红，“算了，箐箐的事到此为止，你别管啦！”

楣走了。门“砰”地响过就再没声息。

我回到厨房，坐在盛米的铁桶上，心烦意乱地听着压力锅阀门哧哧地响。

帼是位个性很强的女人，不幸簪簪的性格又很象妈妈，我料定这母女间将有一场“战争”。谁胜谁败，却难以料定。

现在的孩子们很不好管。可做家长的呢？……

二 “我们不是妇女！”

帽为什么不愿提起过去？向女儿谈谈我们少年时代的感情波澜又有什么不好？

“你们不觉得‘小姑娘’三个字非常可爱，非常非常美吗？我喜欢‘小姑娘’三个字。‘女人’，‘妇女’真难听，真恶心的！……”

在我和帽都是十三岁小姑娘时，我们常常发这样的议论。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二年，女学生们时兴穿荫丹士林布工装裤。小姑娘们的裤兜做得特别大，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酥黄豆、盐梅饼或小块风干五香豆腐干。我们边从裤兜里掏零嘴吃着，边攻击“女人”“妇女”等字眼。一群小姑娘全都不承认自己是妇女。说不清究竟，但我们模模糊糊意识到“妇女”两个字里头潜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有几分可怕的东西。

帽是一群小姑娘中最激进的反“妇女”派，三·八节那天，她在黑板上写：谢绝“三·八”！我们不是妇女！就在三·八那天，帽把头发铰成了